

云端古村，一抹耀眼的中国红。2026年央视新春特别节目的镜头里，这座隐身于松阳县四都乡悬崖之上的古村落，如同一幅从时光深处缓缓展开的画卷，呈现在亿万观众眼前。镜头不过短短数秒，却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向往。于是，在这个春天，我和文友们循着那惊鸿一瞥的记忆，踏上前往浙西南松阳的旅程，去寻访这座有“小布达拉宫”之称的陈家铺村。

车出松阳县城，便一头扎进层峦叠嶂的括苍山脉。公路如丝带，在无边的翠色中盘旋、上升。随着海拔攀升，城市的喧嚣被彻底滤净，只剩引擎的低鸣与呼啸而过的山风。越往深处，道路越发蜿蜒，一侧是刀削斧劈般的崖壁，另一侧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，雾气在谷底缭绕，时聚时散，让前方的路显得仙踪难觅。然而，这条如今看来仍觉险峻的山路，却已是当地政府大力改建后的成果。友人告诉我，从前山民出入，全靠陡峭的羊肠小道，物资靠肩挑背扛，生活极为不便。如今道路加宽硬化，不仅迎来了如我们这般的好奇游客，更将山外的春风、机遇与希望，源源不断地送了进来。

就在峰回路转、视觉略感疲惫之际，一片巨大的山崖如屏风般陡然横亘于眼前。而就在那近乎垂直的崖壁之上，一片黄泥土墙的房屋，犹如从山体中生长出来一般，依着山势，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地“悬挂”着。在午后澄澈的阳光下，那古朴的夯土墙面泛着温暖厚重的金黄，与周遭墨绿的竹林、苍灰的岩壁形成极具冲击力的色彩交响。而最夺目的，莫过于点缀其间、悬挂在崖边老墙上的那一面面红色旗幡。山风劲烈，那些红旗便舒展开来，猎猎作响，仿佛悬崖跳动的脉搏，又像是一团团燃烧的火焰，在寂寂青山中泼洒出无限的热情与喜庆，这便是陈家铺村。其形势之奇，构筑之险，真是不辜负“最后的江南秘境”与“山中布达拉”的盛名。

沿着石板与石块铺就的村道向上，我们走进这座“悬崖上的村落”。村子格局极为精妙，所有的建筑都背靠山崖，面向深谷，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平地。房屋多为明清至民

□生活时空 郑建伟/文

探访“悬崖上的村落”

国时期的土木结构，厚重的土墙历经风雨，颜色深浅不一，斑驳陆离，记录着流逝的时光。村中小道纵横，皆由石阶连接，忽上忽下，曲折通幽。行走其间，时而是昏暗的巷弄，时而又豁然开朗，立于某户人家的露台，眼前便是万丈深谷与连绵群山，云雾在脚下奔腾，真有漫步云端之感。

村中的热闹，与这险峻的地势形成了有趣的对照。古朴的老屋门楣下，悬挂着陈家铺平民书局、云夕MO共享度假空间、咖啡馆、慕云间观景阁餐厅等招牌。我们走进那家声名在外的先锋书店平民书局。它由一座

古老的祠堂改造而成，高大的木结构得以完整保留，书香与木香混合在一起。最妙的是书店的景观窗，如同一个巨大的取景框，将窗外的悬崖、古树、远山的壮丽景色毫无保留地纳入框内。读者临窗而坐，手捧书卷，抬眼见景，体验感独特。隔壁的咖啡馆里，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一边品尝着用当地高山茶调制的特色饮品，一边低语谈笑，或对着笔记本电脑处理事务，享受着此刻的惬意和悠闲。这里的乡村旅游开发，并未粗暴地打破古村的脉络，而是以一种“针灸式”的微更新，将现代的文化审美与生活需求细腻地编织进了传统



□往事悠悠 苑广阔/文

父辈眼里的天气预报

在我的记忆里，家里的电视机总藏着一段特殊的默契，一段专属于父亲和叔伯们的静默时光，而开启这段时光的钥匙，便是天气预报那再熟悉不过的前奏旋律。那旋律不像戏曲那般婉转，也不像影视剧插曲那般动人，可在农家小院里，它有着无可替代的分量，成了父辈们日常生活里雷打不动的刚需。

我早已记不清，究竟有多少个傍晚，这样的场景反复上演。几碟家常小菜，一壶自酿的米酒，父亲和叔伯们围坐在一起，聊着田里的庄稼，说着邻里的琐事，酒杯碰撞的清脆声响，夹杂着爽朗的笑声，把小小的屋子填得满满当当。酒至酣处，话也越说越密，夹菜的手不停，举杯的动作不断，本该是热火朝天、人声鼎沸的时刻，可只要电视机里响起天气预报那固定的前奏，一切喧嚣都会在瞬间戛然而止。

那是一种近乎默契的静默，没有任何人提醒，却能全场同步。有人筷子上还夹着菜，悬在半空一动不动，丝毫没想着往嘴里送；有人酒杯已凑到嘴边，也会硬生生顿住，缓缓将

酒杯放回桌面；就连平日里爱说笑、嗓门最大的伯伯，也会立刻闭上嘴，眼神齐刷刷地投向电视屏幕，全神贯注，仿佛在听什么至关重要的指令。那一刻，饭桌上的美食、美酒都成了陪衬，小小的电视屏幕，成了全场唯一的焦点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看天气预报从不止于一个频道。先是守着市级电视台，听完本地未来24小时的阴晴雨雪，紧接着便掐着时间，等着省级电视台的播报，哪怕内容和市级台相差无几，也会一字不落地认真听；等到央视的天气预报开播，更是不肯错过半分，哪怕反复听着近乎雷同的天气信息，他们也不觉得乏味，反倒像是在一遍遍核对心中的农事安排，生怕漏过一句关键的提示。旁人看来或许不解，可在他们眼里，多听一遍，心里就多一分踏实。

我曾笑着调侃父亲，说天底下最关心天气的，除了气象台的工作人员，就数他们这群老农民了。父亲憨厚地笑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慢悠悠地跟我说起过往：他们年轻那会儿，压根没有天气预报，种地全靠老一辈传下来的

经验，靠看云识天气，靠“摸”风辨阴晴，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往往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，下一秒就暴雨倾盆，好好的庄稼被雨水打烂，刚晒好的粮食被雨水打湿，忙活了大半年的心血，说不定就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天气变故打了水漂，那种心疼和无奈，没种过地的人是体会不到的。

城里人关心天气，大多为了确定出门要不要带伞，上班路上会不会堵车，周末能不能如期出行，天气不过是生活里的小插曲。可对于父亲和叔伯们来说，天气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，而是关乎生计的大事。晴天有晴天的农活，要趁着日光好播种、除草、晒粮食；雨天有雨天的安排，要打理沟渠、修剪枝叶、筹备农资，每一步农事，都要跟着天气的节奏走。

他们守着天气预报，看似关注的是阴晴冷暖，实则牵挂的是田里的庄稼，是一年的收成，是全家的生计，是刻在骨子里、融进血脉里的农耕本分。那一段段天气预报的旋律，藏着的是父辈们对土地的敬畏，对生活的勤恳，更是一代农民最朴素、最真挚的期盼。

回头忽见雪成堆，不用人夸自是魁。
蜂蝶追香绕树香，春风带醉入村催。
老农笑指花枝密，游客争相靓影陪。
莫道此身无大用，一林能换万钱回。
——喜闻嘉兴携李花盛开

手机震动了几下，我顺手点开微信，几张照片跃入眼帘——满树的携李花，白得耀眼，像谁把一冬积攒的雪都挂在了枝头。发照片的是嘉兴的携李种植户老唐，附了一句话：花开了，今天下午开得多，开得齐整。我盯着屏幕看了许久，那一朵朵五瓣的小花，薄如蝉

翼，在阳光下透着光，我仿佛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清香，淡淡的，若有若无，却让人心醉。

携李是嘉兴名果，曾被列为贡品，已有2500多年栽培史，不少文人墨客为它写过诗、填过词。如今，它在老唐这样一代又一代果农的手里，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。想起去年六月携李成熟的季节，我专程去了一趟嘉兴，在老唐的果园里，看到了多年未见的携李挂满枝头，透着淡淡

□大地风情 赵宗英/文

携李花开

的琥珀色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鲜艳。老陆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些年我们收益尚好。”

手机又震动了，是另一位种植户发来的视频。风过处，花瓣纷纷扬扬，像是下了一场花雨。视频里能听见风声，还有蜜蜂嗡嗡的声响。我反复看了几遍，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感动。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，还有人守着这些树，等着花开，等着果熟，守着2500年前就长在这片土地

肌理之中。

在村中偶遇一位荷锄而归的长者。年逾古稀的他，精神矍铄，步履轻健，笑容爽朗。“人老了，常年住在这山野间，平时给农作物施肥除草，闲时走走这历经风霜雨雪的石阶，看看这百年老屋，呼吸这清新洗肺的空气，便是人生一大幸事。”他的话，道出了许多来访者的心声。与我同行的义乌市作家协会前主席骆有云先生，今年已70多岁，他说：“这里吸引人的，不止是奇景，更是一种与喧嚣都市截然不同的原生态山野生活松弛感，以及村民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。”

行至村东头，几树山桃花开得正艳，粉白的花朵在古旧的黄泥墙衬托下显得格外娇嫩。墙角边，几位老人正在翻晒笋干、辣椒、玉米、花生和南瓜等农产品。饱满的果实、金黄的干货，在春日暖阳下泛着诱人的光泽，那是山野的馈赠，也是时光腌制的醇厚滋味。朋友指着远处屋顶上几块覆盖杂物、颜色鲜艳、随风鼓荡的红色帆布说：“你看，那多像一面面扬起的帆。”他感慨道：“过去，大山困住了这里的人；现在，路通了，眼界开了。这村子就像风帆，借着旅游开发的东风，正朝着好日子一路前行呢。咱们这一路看到的合作社、民宿、农家乐，不都是这‘红火’景象的一部分吗？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那一片“中国红”在湛蓝的天幕下，在苍茫的山崖间，是那么醒目，充满力量。它不再是电视镜头里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，而是具体可感的：屋檐下晾晒的辣椒串，是门口张贴的马年喜庆窗花，是游客手中飘扬的丝巾，是民宿门口温暖的红灯笼，更是村民们谈起未来时眼中闪烁的亮光。

当我意犹未尽踏上归程时，远远回望陈家铺古村，白天热闹的古村又恢复了宁静。那点点红色，在夕阳下隐约可见，像是群山永不闭合的眼睛，沉静地注视着变迁，也热切地眺望着未来。这条蜿蜒的进山路，曾是一代代山民对山外世界的渴望，如今正迎来一个个山外人对桃花源的寻觅。古老的“秘境”，在丙午马年的春风里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□抒情天空 黄延滔/文

煮一壶春色

从清晨的薄雾中醒来
我轻轻揭开岁月的纱幔
阳光如细丝在窗外洒落
织就一幅温暖的画卷

煮一壶春色
邀东风为媒
唤醒一树桃花的绽放
那些无法阻挡的思念
便簇拥在春的眉眼间

站在春天的路口
我把自己藏进百花丛里
将心中的诗行蘸满花香
任希望在暖风中生长
青山绿水间，歌声飘荡
云烟外，奔赴一场春暖花开

上的味道。他们不会说太多漂亮话，只会花开的时候给你发几张照片，告诉你，花开了，今年收成应该不错。

我放下手机，望向窗外。城里的玉兰花也开了，粉的、白的，热热闹闹。可我心里惦记的，却是百公里外嘉兴的那一片雪白。那白，是时间沉淀下来的白，是历史酿出来的白。

携李的花期很短，不过十来天。但我知道，花谢之后，果子会一天天长大，到了六月，又会是满枝的琥珀色果实。年复一年，从未间断——就像这片土地上的生活，朴素，坚韧，生生不息。